

虹影

上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上海虹影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王/虹影著.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10

ISBN 7-5354-2627-1/I·1014

I. 上...

II. 虹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1971 号

责任编辑:金丽红 黎波 陈曦

封面设计:张清工作室

版式设计:合和工作室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027-87679301 传真:87679300)
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
(电话:010-82845152 传真:82846315)

印刷: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北京方成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640×965 毫米 1/16 印张:17.75 字数:264 千字

版次: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: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001-100000 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010-82845152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负责调换)

叙述者声明

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，欲对号入座者，详见第二十七章。

献给 ZZ 和 Z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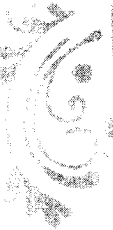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第一章

生命本没有过去，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。

“反正，”她停止说话，向我摊开修长的手。那手精雕细琢，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，最让我着迷。她主动伸出了手，我的心跳了起来，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尽兴研究一番必有所得。

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经相过多少次，她经常与我比手掌，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，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么。从我们俩的一生来看，我好像应当更关心头脑，她似乎本来就有更多的身体本钱。而肉身之运，更显于手纹：上海人后来俗称的“台型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。不过只有这次，我有机会静心端详，这才进入了掌心绝阵：看出了她命犯三冲，灾星拦运。更糟的是，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。我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，不由得一阵伤心。

“本来么，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。”这是我的违心安慰，还是她的自我解嘲？已经记不起来。



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。

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。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，她心跳急促加快。她害怕早晨果真不会来到，所以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窥望，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。

从七岁起，她就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已整整有八年。多少年了，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。但是每个月她总会有一次噩梦，梦到那个平生最恐怖的时刻，她对着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语：“难道这次真的还走不了？”便一身冷汗惊醒过来。

那天清晨，她终于看到海面上一轮太阳升起，这是她这一生见到过的最辉煌的景象。她可以发这毒誓了：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——除非父母要她回来看一眼，但他们双双去世八年了，不会要女儿回那本来就没有的家。

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，我知道应当就从这个镜头开始。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，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妆的女人，后面颠颠地跟着一个脸色黑红、发辫焦黄的乡下小姑娘，个儿却不矮，一手持着一个包袱。她的鞋破烂了，右脚后跟不时掉下，扯上几次都没用，干脆打赤脚，再提起包袱连跑几步跟了上来。她奔得不停地抹汗，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。

三个轿夫抬着滑竿，辫子压在头顶上，两人在轿前，一人在轿后，他们打着赤脚，泥路把脚板拍得啪啪响。后面的一人费力些，所以隔一阵，相互轮换，调位子时借机歇口气，气顺过来又上路。

越往前走，田野越是嫩绿，油菜花黄黄地涂出一块一块，一串白蛾围着轿子飞舞。

他们终于走上黄浦江长堤，景色突然全变了。一边是各种各样停靠在江岸边的船舶，上面有各式各样怪里怪气的洋字，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红毛水手，对着轿子里的女人乱叫乱吼。女人头都不抬，但后面的小姑娘仰脸看得出神，赤脚踏进锈水泥坑，差点滑一跤。另一边是形状各异的仓库。船是铁板的，仓库墙是铁板皮的，两边都是油漆夹着水滴锈痕，花花纹纹挤拢在一块，怪得有趣。

还没来得及看仔细，行人多了，轿夫慢了下来，江面也宽了，说是到了陆家嘴渡口。

隔着黄浦江，对岸就是当时中国最特殊的地方：上海外滩。下午刺刺的阳光照着那些英式维多利亚建筑、江中喷出烟雾不时发出怪叫的轮船。小姑娘把包袱搁在地上，双手抓着自己的裤腿，看呆了。有人挑着担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，很痛，她只是让了让，继续傻看。

渡口繁忙。轮渡是有巨大烟囱的蒸气铁轮，冒出的浓煤烟直冲到她的脸上，呛得实在有劲，让她哈哈笑了起来。

来来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，大人牵着小孩，喧喧嚷嚷地挤过她面前，跨上跳板上船。

盛妆的女人拂手理理一丝不乱的头发，敲敲杠子，滑竿放下了。女人转过脸去，大声训斥呆看江对面的小姑娘：“小月桂，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？还不看好行李！”

这是 1907 年初春。宣统皇帝尚未上台，都知道这么混不下去，但一切都悬着等着，连开端的开端都尚未开端。



第二章.....

那小西门的一品楼“书寓”，在华界与法租界边上，曾经见过的人都难以忘怀。四马路一带刚兴盛起来的妓院区虽然热闹繁华，却品流混杂，那一品楼倒是当年的行业翘楚、花班领袖，情愿离开俗流一段距离。

这个楼本是咸丰年间松江某名公的一所院宅，此公生性风流，遗赠此宅于一名宠妃。宠妃原是青楼出身，本想做长久一品夫人，未料到当了寡妇，财产却只有这座宅院，穷愁潦倒，只能借此重作冯妇。雅号一品楼，算是追寻旧梦。

一品楼老板新黛玉说起这段历史，还真像那么一回事，她一口咬定千真万确，甚至拿出过此名公的书画为证，说是那位一品夫人赏给她的礼物。新黛玉原是一品楼的头牌倌人，书画也是真迹，名公真实姓名暂讳。曾有文章言之凿凿，说一品楼是松江府最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后裔的家产。

同光年间上海开始有租界，这个本在上海城墙外的院宅，反而成了各界人士进出自如的地方：租界人觉得半回归华界之内，华界人感

到半在官府权辖之外，纵情声色各自心安理得。

新黛玉真会有这雅趣？不必认真。虽然同是名妓，晚清比不得晚明，历史总是越近越俗，放大效果越差，谁还敢把新黛玉比李香君柳如是？

这一品楼“书寓”面子大，成了海上妓家模仿的样式。深红大门，尺高门槛，厚重结实的石墙，大家气派先声夺人。整个院子有两幢雕花楼，中间是架空的回廊相连，也算别出心裁。天井边置有大小盆花，后院种植树木，假石山间水池里游着红红黑黑的金鱼。

外观依然是名门豪宅，楼内早就建成套间，挂牌的姑娘都在二楼，各有客厅和内房。底层则前为厅堂，后为厨房、杂物房和男女佣人房。姑娘们的房间陈设富丽华贵，人说有的房间，连瓷地砖花纹都镶金嵌银，仅这一点，就足以扬名上海滩。

虽然小月桂只是个丫头而已，对着人不对人都是一脸笑，人都说，这丫头笑容好甜。她一身丫头装束，连辫子也梳成了一个，额前剪一排整齐的刘海。

半年来她个儿往上窜得好快，都说她不当做丫头当做佣娘，哪有这么高的丫头的？

这事情也让一品楼老板新黛玉头痛：买丫头花一整笔钱，此后就算是你的人，生死由天，却不容易辞掉；娘姨是雇工，按月付钱，说走就走。万一丫头真的只能当娘姨用，这笔生意太不合算。

厨房请了两位苏州名厨，带了两个厨娘，大都上半夜忙，为各房提供佳肴美酒，下半夜只留一人，以便客人需要夜宵，备上点心和酒水。厨房有大灶小灶，柜子碗橱齐楚光洁，里面留着一天剩余下来的菜肴，供第二天丫头娘姨男佣享用。小姐与客人的三餐必得当天清晨遣人挎上竹筐买回，讲个新鲜。

一大清晨厨房忙得像过年，宰鸡杀鸭剖鱼，血腥必须即刻弄净。新黛玉起身第一件事是查厨房，发现地上一根鸡毛一片菜叶一滴油迹，就罚厨娘的工钱。厨娘们小心翼翼，而且紧盯着每个进来端菜的娘姨丫头，生怕代人受过。这里的丫头第一桩训练就是端菜搬汤，托



盘提笼稳如轻舟泛平湖。

小月桂觉得这厨房太整洁，要不是有除之不净的油烟味，可做佛堂了。即便她的个子渐渐高得讨嫌，端菜递水倒是练得无可挑剔，而且力气不小，不像别的丫头，遇到重物，就得找男工代搬。新黛玉要图个爽利快捷时，就叫小月桂做。

小月桂端着一盘茶具，从厨房出来，已经练成了步子再紧上身也稳平。她走过大房丫头们睡的房间，心里羡慕，不知何日能挨到那个份。底楼一个有小窗的屋子，那是她睡觉的地方，里面几张紧挨在一起的统铺床，得从床脚爬上去。没有桌椅，每个床头留了个放箱子的地方，只能坐在床上梳头。几个下手丫头住一起，拥挤窄小，床头的空地更窄小，转两个圈，会撞着身体。每日要忙到凌晨才可上床，小月桂头往枕头上一落，就已开始打鼾。

不过她没有任何抱怨，比起乡下，这已是天上。吃得不错，小姐房里留的隔夜菜，热一热，味道一样可口。穿得更是有棱有角，新黛玉几次骂她长得太快，但还是尽快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，这里的丫头也必须一身丝光绸气。

她的枕头底下有个客人赏的蓝花瓷盒，里面藏了一只蓝蝴蝶，有小半个手掌心大，早就干了，晃眼一瞧，就要飞走似的。大清早被主管娘姨喊醒时，她把它拿出来看一眼，手指轻轻点点翅膀上的花纹，小心盖好藏好，就急如星火地穿衣梳头，补上慢下的半分钟。

这阵子，已接近傍晚，她穿过二楼回廊，房间里传来小姐们的评弹低吟浅唱，夹着琵琶筝琮打情骂俏。她走进陈设堂皇的风求凰厅，那是新黛玉自己的套间，有时用来接待初次光临的新客。一是表示主人殷勤，二是楼既为一品，自有规矩。在这里，哪怕唐伯虎有点秋香之心，第一次也得由新黛玉出面设宴，众小姐轮流侍酒，第二次付银子才能入座小姐本人的待客厅，第三次付银子有没有入室之雅运，就看来客的福气了。

太阳落山，天色紫蓝诱人，有一半映着门窗和墙，满街满巷灯光渐渐亮起。书寓里的姑娘中午醒来后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打扮得花枝

招展。管事忙着收局票，高声地叫着某小姐出局，某小姐有人参见，某客人设茶会。有客人带着的八哥也跟着在凑热闹，怪声怪气地叫：“吉利发财！”这是一品楼生意最火红时分。

三辆马车驶到一品楼门前停住。前后两辆马车上的跟班，即刻跑到中间这辆来侍候。有人赶快打开门，搀扶上海洪帮山主常力雄一步跨下。他黑衫黑帽，走路大步子，脚底生风，完全不是要人扶下车的人。

老西门这条街不宽，却很长，从街这头望不到那头。路上房子全是中式的，药店、浴池、客栈、茶社、菜馆和杂货铺应有尽有，俨然一个繁华世界，各式人窜来走去，这个无风无雨的夜晚更是人头攒动。

有个长相猥琐的小贩在兜售不知什么东西，凑到常力雄一个年轻跟班前，神秘地说：“要不要？西洋春宫。”

那个年轻跟班把小贩一推。小贩没想到对方出手如此之猛，跌出几尺远，一只手撑着石墙，才没有跌趴在路面上，但是手里的画片散落一地。他急得大嚷：“老爷，不要，只管说不要。”

跟班脸还是横着，吼道：“躲开点！小心挨揍！”边说边挡住此人，让常力雄走过去。

常力雄劝解地说：“何必，何必？人家做小生意的。”

跟班停住步子，低声说：“这人凑得太近，不知回避，冲撞老爷。”

常力雄笑笑说：“我又不是上海道台，要小民回避作甚？”他见那个小贩孱弱的身子佝偻着，对保镖说，“仔细看着不要有暗器就行了。”

小贩被跟班这架势吓坏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收拾落在地上的货。听到常力雄的话，知道无大碍，就弯腰献笑，手摊开那叠西洋春宫画片，低声劝说：“老爷赏脸看一眼，只看一眼。”

那是一套石版印的西洋裸女名画，不知是西洋水手带来卖钱的，还是上海什么印书局新进的设设备做的。小贩从画片中取出几张递过



来：盎格尔的《泉》，波梯切里的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

常力雄只花了几秒钟晃了晃眼那些画片，就朝小贩挥挥手，“去去去，什么好东西！老子看活的。”

常力雄年过五十，穿着绫罗长衫，近处看，黑长袍的丝缎暗花纹泛蓝紫。他气宇轩昂，鹰视虎步。一品楼那边早有人候着，替他打开门。常力雄提袍，一抬腿跨入高高的门槛。

欢笑声、丝竹音乐，夹裹着脂粉香气扑面而来。“是常爷哪！”好多个女人的声音欢呼迎接他。

“好久不来了，叫我们想得好苦！”

“姐妹们，来侍候常爷！”

撩开纱帐挂上钩后，一品楼的老板新黛玉让常力雄坐在床边，自己跪在床上，给他捶背。她瓜子脸，高挑眉丹凤眼，樱桃小嘴。要说她徐娘半老，或许太刻薄；要说她风韵如昔，恐怕太抬举。不过当她打扮齐楚，说她依然是个美人，并非完全是吹捧。在妓界，女人四十，还能让老情人留恋，就很不错了。

她黑亮的头发梳得整齐，插着钗，手上戴着玉镯，小脚玲珑地露在绸裤外面。上身是一件单薄的无袖短衫，下摆大开襟，枣红纱透花，穿着一双很少落地的绣鞋——实际上是色彩艳红的缎子做的袜套。那是一品楼倌人身上除了脸以外最骄傲的部位，花的功夫最多的地方，自然也让恩客端详拿捏最多。

新黛玉正卖力气地给常力雄做推拿。

常力雄只穿着一条短裤，光着上身，被拿捏舒服得直哼哼。他的肌肉在皮肤下滚动，体魄魁伟，说书人叫做虎背熊腰。

新黛玉全副注意力都在他身上，一边贴着他的耳朵说话，嘴唇就几乎摩着他的脸颊。常力雄边听边笑，摸摸她的手。

小月桂端着一盘茶具，由厅堂敞开的门走入里间，她的脚步简直没有声响，只是轻声说：“姆妈，茶来了。”

房内两人根本没朝她看一眼，新黛玉只顾跟常力雄亲热地说话。小月桂走到靠近床的桌子边，放茶碗，低着头，端正地站着。等新黛

玉要她走时，她才能走，这是侍房丫头的规矩。她尽量不去看他们。

“常爷呀，市面乱，闹革命党，生意不好做。”

常力雄半闭着眼，享受她的服侍，一边说：“江南有钱人都躲进上海，生意怎么会不好？”

新黛玉说：“情趣雅致的客人越来越少了，手头阔绰的更少。”她叹了口气，信任地对着常力雄问，“看这阵势，连妓家也得革命不成？”

常力雄笑笑说：“都革命，都来革命！”

他听见响动睁开眼，才看见小月桂弯身拿托盘，碰着了茶碗。他不由得看看小月桂的脚，这是一双典型的丫头大脚，无甚足奇。他的目光却往她的腿上移，落到她身上，然后眼睛也斜地停在她的脸上。不慎间两人眼光对碰了一下，小月桂马上垂下眼帘。

常力雄打了一下新黛玉的屁股，问她：“新买的？”

新黛玉让小月桂走近两步，伸手点着她说：“好几个月前在川沙乡下拾来的粗丫头，现在乡下也寻不到像样的女孩子了。你看这丫头长成这么个丑八怪，眼太大，嘴太宽，腿太长，人太高。”她手指几乎直戳到小月桂身上，“更怪在这奶子，莫名其妙那么大！难看死了！我从她娘舅那儿买来还花了一叠银子呢。”

常力雄听了她一大箩筐话，只是简单地问：“多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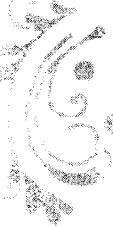
新黛玉说：“说是十五，都没十五的样子，我这买丫头钱怕是白折了！”新黛玉真的越说越气，“瞧把她享福得白白红红的。”

“回老爷，我十六。”小月桂的声音很清脆，但她仍是没敢朝这床上的两人看，埋着头垂着手。

“谁叫你说话啦？”新黛玉拿起扇子连拍小月桂的胸前，“叫你束胸，你又松开了？！”

小月桂半心半意地抗议，因为常力雄的眼光正盯着她看，她不愿意在这个咄咄逼人的眼光下向姆妈退缩。她禁不住抿了抿发干的嘴唇，轻声说：“束住透不过气来——”

新黛玉没等她说完就打断她：“不束，你赔我钱！”她依然转过身来对常力雄撒娇似的说：“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不是见她爹娘死得早，可怜孤儿，一时起善心，做好事，一品楼哪会要这样的丑丫



头？”新黛玉摇着头说，“换做佣妇娘姨，倒也罢了。但是娘姨是要有丈夫的妇人，小姑娘不能做。两个月前有土佬河南客看中她，我让她服侍，好歹提拔她成个小倌人嘛，或许也是个办法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这狐狸精的算盘。”常力雄讥讽新黛玉一句。

新黛玉没听出常力雄的语气，照旧倾诉她的苦恼：“这孩子还死活不干，闹得客人也没了兴致，还得我出来赔罪。被管家用家法治了，挨打罚跪，还是不服，最后关了两天，打死都不服。闹得整个一品楼上下不安，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丫头，你看抽哪股筋来着？”

这番话倒让常力雄来了点兴趣，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端详这个川沙乡下来的丫头，但是他没有答话，似乎新黛玉不是对他诉苦。

“最后我说了一句话，”新黛玉开始得意起来，“一句话就把这犟骡子给治服了。我说，‘明早就送你回乡下去！’她马上朝我跪下求饶。”

小月桂还是静静地站立在一侧，好像他们俩说的不是她。她的漠然把新黛玉又点起火来，抬手要打小月桂。想想，又缩回了手。

看来常力雄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人，发点牢骚，诉点苦经。对这样知心知意的男人，女人往往容易失去戒备，一糊涂就踩过了线。孔子说女人“近则不逊”，恐怕他是有过新黛玉这样的情人的。

“其实她若能直接客，客人一定会嫌我们书寓没有品味雅趣。我们的娘姨使女，哪怕唱不了评书，也是一口苏白，哪像她这样一口上海本地土腔。最最不像话的是一双大脚！”新黛玉命令道，“小月桂，脱下鞋来让常爷见识见识大脚女人。”

小月桂羞得无地自容，想一跑了之，但是新黛玉的威胁，记忆犹新，她可不愿冲了姆妈的兴头。无可奈何地脱下鞋子，在亮晃晃的地板上，害羞地动着脚趾，与新黛玉那三寸金莲相比，这双脚真是大得出乖露丑。小月桂自己看一眼，也羞恼得不行。她的眼睛流露出一丝哀怨，渐渐湿润了。旁边正好是那男人垂吊在床边的一双肌腱雄壮长着汗毛的大腿，下面也是一双大脚，比她的大得蛮横。但是至少他们的脚是同类，他的脚趾坚实粗壮，她的脚掌细长白嫩，指甲透亮，二脚趾比大脚趾差不多一般齐。好像第一次见到男人的脚在自己的脚旁边，她愣在那儿，看得入了迷。

“脚丑到这样子，不是命该做娘姨的胚子？瞧她那副脸，还挺委屈的，长成这个怪相，心气还比黄浦江上洋船的汽笛声高！”新黛玉真是替这女孩子担忧，“哎呀，怎么个了局喽！”

这话终于提醒了常力雄，他一笑，说：“好啦，不要拿丫头出气了。穿起来吧，让她穿起来！”他把眼光收回来，朝新黛玉脚上捏了捏，扬声道，“哪能个个女人，都像你当年那样绝世美貌，海上四大名花品评第一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不过大观园里，丫头如果不俏丽，也坏了看官的脾气。”新黛玉眼睛瞟了下小月桂，厉声说：“还不快下去！像个木桩钉在这儿干什么？站到门外吧，要东西会叫你。”

小月桂穿好鞋，快快地收拾起盘子，朝门外走。常力雄端过新黛玉递上的茶碗，喝着茶水，不经意地看着小月桂的背影，突然心里一动。她穿的丫头服装，太紧，挤着身子，肩有些宽，腰部细柔，显然与公认的美人娉娉婷婷不一样，但在一品楼这样的“书寓”里，甚至在其他风尘女子中，很少见到。

这种风韵很特殊，好像只是清纯的乡下土气，他年轻时就熟悉的那种民间女子的粗犷。似乎太熟悉一点，他想，不至于看一眼，就逗得他竟然心跳起来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

他这才想起来，小月桂端着东西的样子，很像刚到书寓门口时看到的“西洋春宫”画片上，那个扛着水罐的西洋裸身美女。

可能是由于个子较高，上衣挂住在后腰像流水冲到树干一样，行走中拦搁成波纹流动，没有直落下去，反而把臀腰全部显了出来，套在褂子下的宽裤腿在飘飞，整个身体悠然摇动。这幅景象，仿佛即刻就会消失。

常力雄突然厉声说：“停住！”

小月桂已经走到厅里，猛地听到他的话，停止了脚步，但是没有回头。

“你等等！”常力雄说。

小月桂不知所措地垂着头看自己的布鞋。想了一下，她半转过脸侧身对着屋里的两人，然后抬头挺胸，等着照例会来到的指责。

新黛玉已经下床站到地上，手里本拿着茶碗想喝水，这时僵在半

空，不知道常力雄是什么心思。

“你嫌她做丫头活儿都不配？”常力雄转头，对着新黛玉慢慢说，“那就给我吧。什么价？”

新黛玉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想到听见这种话，茶碗差点跌落到地上。但她不愧是见惯男女风月之事，一向知道男人对女人的心思无可理喻，也时刻准备他们在这事儿上悖乱胡闹，尤其明白如何对常力雄这个人说话。

她细啜一口茶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常爷，你英雄一世，哪怕尝野鲜味，也得看人。我这儿的几个姑娘哪个不比她强？你以前看过两个姑娘，都受抬举大紫大红。若是你想要别人，海上名花野花，尽管你挑。找个大脚丫头，会让全上海码头江湖笑话的。”

她说话渐渐没了声音，因为她看见常力雄根本没有听她说，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侧立着的小月桂胸前布衫下顶起的乳头，他那神态让新黛玉明白了一切。

她一甩袖子，很大气地反过来说话：“这方圆十里华界洋场，都是你常爷的地盘。你要一个丫头还不容易——送你得了，一文不取。”

常力雄马上接着说：“我可是认真的，你的光面子话得兑现。”看来常力雄不是拒绝听她说话。他只是装作没听见他不想听的话，对男人如此，对女人更如此。有时让人觉得此人心粗嘴拙，但一旦被他的耳朵抓住关节要紧，他立刻剑光一闪，一语封死。

这下新黛玉滔滔不绝的酸话甜话全部被堵住了，涨了一脸红。她走到小月桂面前，仔细打量后，又踱到常力雄面前，本想说什么，却忍住了。顿了几秒钟，她才放下茶碗，依然满脸笑容地说：“常爷呀，你高兴，就带回家去吧，多一个仆女，服侍你那么多偏房。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这丫头粗手粗脚，打碎你家里细瓷水晶玻璃什么的。”

常力雄坐在床头边，穿上鞋，没看新黛玉，清了一下喉咙。新黛玉笑容赶紧收住。的确，他姓常的是上海烟赌娼业的后台，一品楼这个娼家第一招牌，是他扶出来的，也就是他的基地。他和新黛玉关系再老，也不允许他的权威有半点折扣。

“不往家带，就放在你这里。单开一房，配上两个娘姨，月钱跟